全三國文/卷16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

卷15

全三國文卷十六
魏〈十六〉　清
烏程嚴可均校輯

卷17

↑ 返回《全三國文》

陳王植〈四〉

求存問親戚疏〈《文選》作《求通親親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㠯無不覆；地稱其廣者，㠯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㠯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㠯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于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㠯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㠯御于家邦。」是㠯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㠯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

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

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今臣㠯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㠯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于貴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于聖世矣。

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㠯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于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㠯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㠯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于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

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于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㠯舜之所㠯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惸惸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魏志・陳思王植傳》：「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文選》。〉

上疏陳審舉之義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㠯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㠯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于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暘，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

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眾，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

陛下體天眞之淑聖，登神機㠯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㠯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鼉鼄讙譁于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捻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于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珥。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于邊境哉？

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于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于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

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

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滔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

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

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溼，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魏志・陳思王植傳》。又略見《御覽》五十六，三百五十九。〉

上書請免發取諸國士息〈太和五年〉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㠯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㠯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㠯授官，必己之所㠯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㠯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㠯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于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

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㠯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㠯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㠯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辨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㠯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㠯揮涕增河，鼷鼠飲海，于朝萬無損益，于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㠯禦寇，粗可㠯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　　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眾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

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昭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晝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竝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㠯爲陛下

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于凡庶。若柏成欣于野耕，子仲樂于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于世繩，維繫于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于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魏略》。〉

與楊德祖書〈建安二十一年〉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詞賦，〈《文選》作「少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迹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啁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文選》作「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于割斷。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眾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

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㠯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㠯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典略》，又見《文選》。〉

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于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績也。若夫觴酌淩波于前，簫笳發音于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㠯爲肉，傾東海㠯爲酒，伐雲夢之竹㠯爲笛，斬泗濱之梓㠯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蒙　　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文選》，《藝文類聚》二十六。〉

與陳孔璋書

夫彼翠雲㠯爲衣，戴北斗㠯爲冠，帶虹蜺㠯爲紳，連日月㠯爲佩。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于天，志絕于心矣。〈《御覽》六百八十四，六百九十二。〉

驥騄不常步，應良御而效足。〈《文選・赭白馬賦》注，又陸機《高祖功臣頌》注。〉

報陳孔璋書

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㠯蔑《韶夏》矣。〈《文心雕龍・事類篇》。〉

與丁敬禮書

頃不相聞覆相聲音亦爲怪，故棄興爲書，含欣而秉筆，大笑而吐辭，亦歡之極也。〈《書鈔》一百三。〉

與司馬仲達書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于宇內，角勝于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㠯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墉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㠯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　　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幷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之心也。〈《藝文類聚》五十九。〉

答崔文始書

臨江直釣，不獲一鱗，非江魚之不食餌，其所餌之者非也。是㠯君子愼舉擢。〈《御覽》九百三十六。〉

辯問

君子隱居，㠯養眞也。〈《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游說之士，星流電耀。〈《文選・廣絕交論》注。〉

七啟〈幷序〉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啟》，幷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愾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于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迴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颻焉，嶢嶢焉，侶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于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

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于無象，造響于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芒芒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窮。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盜掉尾于塗中。」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豲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霍江東之潛鼉，膳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于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劒，華藻繁縟。飾以文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煇。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燿。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爲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路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旍。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于是磎塡谷寒，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戈殳皓旰。曳文狐，揜狡兔，捎鷫鸘，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冀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于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乃使北宮東郭之疇，生抽豹尾，分裂　　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于是駾鍾鳴鼓，收旌弛旆，頓綱縱網，罷獠回邁。駿騄齊驤，

揚蠻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綺并念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　　，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陵虛。頫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淩高，鱗甲隱深。于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珠蜂，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于水濱。燿神景于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宴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右笙。鍾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蹤。淩躍超越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澹然鳧沒。縱轡體吕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象。于是爲歡未洽，白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弭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嫮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卽閑房。華燭爛，幄幕張。動朱脣，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吕顯義，烈士甘危軀吕成仁。是吕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劒于北燕，公叔畢命于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陵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于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

播于黎苗，威靈震乎無外。超隆平于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是㠯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于辟雍，講文德于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靈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于神淵，聆鳴鳳于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㠯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于仄陋，宣皇明于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㠯投綸而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于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　　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㠯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今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文選》，又《藝文類聚》五十七。〉

七忽

素冰象玉，難可磨蕩。結土成龍，遭雨則傷。〈《初學記》七。〉

于圈城作贈白馬王彪詩序

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㠯二王歸蕃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㠯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文選》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注引《植集》。〉

離友詩序

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爲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于魏邦，心有眷然，爲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藝文類聚》二十一。〉

鞞舞歌序

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御覽》作「段熲」。〉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㠯成下國之陋樂焉。〈《宋書・樂志一》，《御覽》五百七十四。〉

前錄序

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　　汜乎洋洋，光乎　　，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眾，故刪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藝文類聚》五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十六終

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